



《二战画史》丛书

THE SECOND WORLD WAR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WII

● 第 3 卷

THE SECOND WORLD WAR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WII



陷入重围

〔英国〕《战争图解》杂志 编
War Illustrated

任学勇 曹俊 等 译 解放军出版社

《二战画史》丛书
THE WAR ILLUSTRATED

第 3 卷

二战海陆空战场全景式记录

COMPLETE RECORD OF THE CONFLICT BY LAND AND SEA AND IN THE AIR

任学勇 曹俊等译

陷入重围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二战画史丛书. 第3卷, 陷入重围 / 英国《战争图解》杂志 编
曹 俊等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ISBN 7-5065-4899-2/K · 510

I .陷... II .①英...②曹... III.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 1945) —图集 IV.E195.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2693 号

由 Trident Press International 授权出版
仅在中国境内发行销售

版权登记 (图字) 军 2005024 号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1.063

印数: 3000 册

定价: 60.00 元

《二战画史》编委会

主编：崔长琦

副主编：濮继红、孙旭

成员（1~10卷统稿者、主要翻译者及审稿者）：

马成翼、乐俊淮、苏银荣、辛锡禄、任学勇、李景龙、汪宾、吕彬、曹子珏、谭钢兵、王志文、汤家玉、杜福增、曲涛、孙健峰

翻译人员（1-10卷）：

阮光峰、廖兴和、杨雷、靳敬纯、张占贵、张立亭、韩建辉、李荣涛、李占芹、杨汉明、袁朝辉、林彬、赵军、杜增义、张志昌、王勇、曹俊、华正红、赵莉、邱华莲、陈昌升、赵建利、公晓燕、曹鸿涛、陈宏、李水生、刘勇刚、龚波、郑云华、王维、王文滋、王阳、周由强、王晓辉、索盈、刘万侠、刘仁凤、孙红、郭艳霞、黄志文、张志耘、曹仁义、刘磊、王俊义、李勇志、尹鸿涛、冯钱、李英利、李燕容、沈德静、于海洋、马祥林、曹子敬、曹子君、曾峥、赵羽飞、李雪娇、赵拥军、刘郁林、唐丽娟、邵贵宾、黄学爵、史正勇、王国平、刘磊、焦亮、李新市、吴玉才、李强、李国霞、张晓芸、陈朝霞、杨坡、李伟、高兰芳、范玲、刘靖、王艳姝、郑晓晶、孙彩云、王菡、冯广通、崔兆雅

本卷翻译人员：

任学勇、曹俊、华正红、赵莉、邱华莲、陈昌升、赵建利、公晓燕、曹鸿涛、陈宏、李水生、刘勇刚

第3卷内容简介

《二战画史》第3卷包括了周刊第45~第70期。在本书中,对历史上最令世界震惊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描述,并且附有无可匹敌的丰富的图片资料。在第2卷的注解中,编辑曾评论道“可以同这些令人激动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相比拟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仍可再次自信地在这一卷中得以重申。他还说,不敢猜测在接下来的几卷中将会被展现得如何淋漓尽致。

游览第三卷,你将体会到人的想象力是多么有限,尽管最严重的战争灾难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挪威、芬兰、比利时,还有极不公正的我们盟国的叛变——法国。这一卷包含的主要时事事件是不列颠之战,虽然这是一场不知如何结束的战争,但是没有人惧怕最终的结局。令人振奋的是,在第三卷中,我们尼罗河的军队以及我们值得尊敬的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腊军队所显现出的荣耀的辉煌战绩,以至在战争结束时怀着高度的希望和自信,无论有什么样的审判仍在等候着我们。

综合的索引已被精心编排,使得在查找与本卷相关的文章知识和图片资料变得方便快捷。只要概略的阅读一下,就可见我们当代战争编年史的精细及广泛。

前

言

20世纪30年代末，一场正义力量与邪恶力量之间的较量在世界范围内拉开了序幕。经过长达6年的激烈角逐，人类正义力量最终战胜了邪恶力量，从此，人类开始逐步走上相对和平的轨道。这场空前绝后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纷纷以立碑、举行纪念活动、著书、摄影等方式来纪念和反思那场史无前例的战争。英文版《二战画史》丛书，就是其中的一部鸿篇巨制。

这部巨著融图片、文字于一体，集史料性、趣味性、幽默性于一身，摒弃了一般史书的枯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书中的作者大部分并不是专门的作家，而是亲身经历过某一事件的战地记者、文书或战争目击者，包括各军兵种中下至士兵上至将军各种军衔的人。这些战争中的亲历者虽然没有史学家般的严谨，也没有文学家那样的文字修养，但是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把当时的所思所想、直观感受和所经历的最有意义的事件描写了出来。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绝不可能写出如此生动、有趣、可读性强的文章来的。他们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也是二战历史的真正的作家。他们揭示了那场战争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让读者真正品尝到了战争的“原汁原味”。

这部巨著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事件既有对大事件的概括描述，又有对具体细节的完整记录，基本上反映了英国及其殖民地人民在抗击法西斯战争过程中的陆海空战场全景以及二战结束时的各种重要场面，如盛大的游行、会议以及战后各国的重建工作等等。特别是在描述陆海空战时，其材料之丰富实为罕见，从小到一个班的战斗经历以及一架飞机、一艘战舰的战斗行动，大到集团军、航母编队、空军的战役、战略行动等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二战史研究资料。

全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国防大学博士生、硕士生和教研人员及有关院校科研人员担任。经过近百人一年多的努力，这卷图文并茂的《二战画史》的翻译工作才终于完成。为了使翻译的内容更加准确，译著者阅读了大量相关的二战史资料，对有关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这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帮助，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记忆。

书中主要描述的是诸多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亲身经历的战斗、事

件等，涉及的人物之多、地名之广、事件之全前所未有。每卷所涉及的人物，既包括英国人民，又包括其他国家的人民；既包括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国家领导等各阶层的人，又包括海陆空军下至新兵上至将军、元帅等各军衔的人。要准确查出他们的名字，简直是困难重重。为此，我们翻阅了大量有关二战史方面的人物传记、百科全书、人名词典，尽最大努力查出本书中人物姓名的标准译法，但仍有许多人的姓名只能根据其所在国家起名的习惯来确定。

书中涉及的地名之多也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大到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非洲战场、地中海战场，小到一条街道、一个村庄、一座不知名的小岛。有时一段2000字左右的故事中就涉及近百个地名。我们几乎翻遍了身边的各种英汉工具书，特别是目前国内最权威、阐释地名最为详尽的《世界地名录》，但是仍有些细微的地名无从查起。我们只好按照各国语言习惯，对其进行了音译。

最后，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书中的有些作者在描述事件、战斗经历、兵团战史等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夸大和突出了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望读者明鉴。

由于时间紧、翻译量大，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得到同行们的批评与指正。

崔长琦

2004年12月18日

于北京红山口



◀希腊国王乔治二世

康斯坦丁国王的儿子，在1922年到1923年，他首次担任希腊国王，后流亡12年，于1935年复职。



◀空军中将 W·舒尔托·道格拉斯

在1915年，他从炮兵部队转行去了皇家歼击机部队服役，并且在法国指挥着战斗机中队。他现任空军指挥官——歼击机指挥部的总司令。



◀空军中将 A·巴拉特爵士

现总管皇家空军的军队协同司令部，他于1914年随皇家歼击机部队赴法，之后多年在驻印度的空军部队作出卓越贡献。



◀空军中将 R·派尔斯爵士

从1937年开始任空军部空军参谋部的副总参谋，在1940年11月他被任命为轰炸机司令部的总司令。在整个一战期间他都在法国作战。



◀空军少将 J·H·达尔比亚克，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

现在他是驻希腊英军的总指挥官，在他加入皇家空军以前他就因在陆军和皇家海军航空兵服役而声名显赫。



◀空军中将查尔斯·波特爵士

他在25岁时候在军中任上校，在一战之后他加入皇家空军。在二战中，他担任轰炸机部队的总司令，后被提为空军指挥部总指挥。



◀海军上将 A·B·肯宁汉爵士

从1939年开始，他担任驻地地中海的皇家海军总司令。他竭尽全力试图让意大利承认英国对地中海的控制权。



◀海军中将 J·F·萨默维尔爵士

在1898年到1939年间，他在皇家海军服役，之后在二战爆发的时候被召回继续任职，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和敦刻尔克、奥兰和塔兰托联系了起来。



◀E·S·福加尔蒂·费根舰长，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

他是辅助巡洋舰“杰尔维斯湾”号的舰长，在1940年11月5日在大西洋他遭遇了一支纳粹袭击部队，营救了它的护航舰队中38艘舰船中的33艘。在死后，他被授予维多利亚勋章。



◀海军上将 J·C·托维

从1938年到1940年，他指挥着地中海舰队的驱逐舰舰队，后来他被指派为本土舰队的总司令，被认为是一战中的贝迪第二。

二战画史

THE WAR ILLUSTRATED

第3卷



◆德国军队通过凯旋门和无名烈士墓是令法国沉痛的时刻。

在照片中沉思的希特勒可能正想起凯旋门是拿破仑为了纪念他在1805年至1806年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而动工兴建的，当时的拿破仑和今天德国的这位独裁者一样，都已成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宰，只有英国尚未落入囊中；然而凯旋门还未完工，拿破仑就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上的的一名囚徒，他的大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这张照片先是通过无线电发到纽约，后来又被远程客机带到了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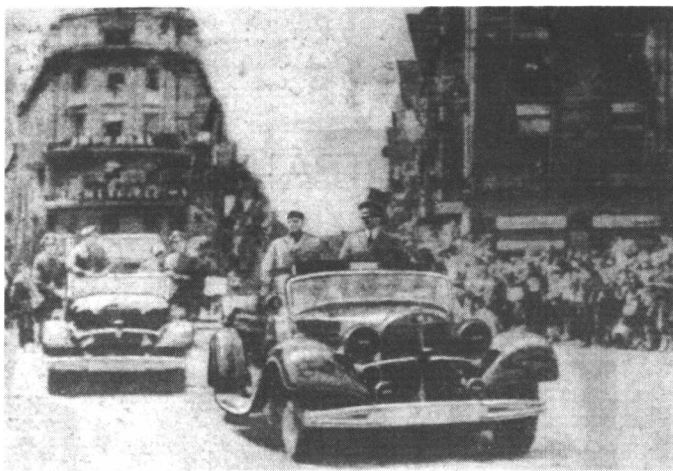
总第45期

1940.7.12

失败降临法国

尽管法国民众很难具体了解德国胜利的程度和性质，纳粹和波尔多当局采取的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还是不能掩盖以下图文所描述出的失败和屈辱的迹象。

失败和绝望带来的沉寂终于降临到法国这个曾经欢快和英勇的国家。



▲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瓜分他们的猎物之前，他们在慕尼黑会面商谈法国方面提出的条件。图为两位独裁者站在敞篷汽车里，以便能让人群更清楚地看到他们。

法国饱受耻辱



▲纳粹新闻部长奥托·迪特里希（左）和纳粹对外新闻部长卡尔·鲍姆海默在法国无名烈士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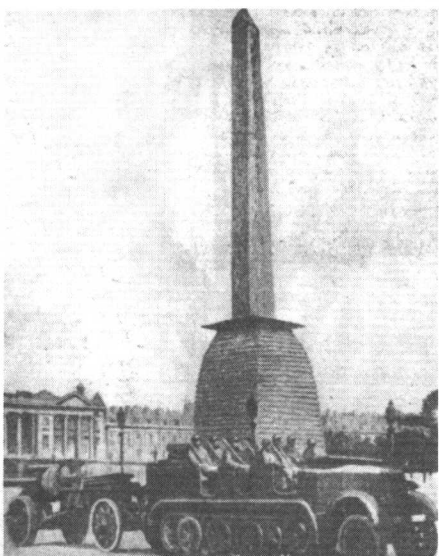
▼纳粹重型摩托化部队正在通过巴黎协和官方形尖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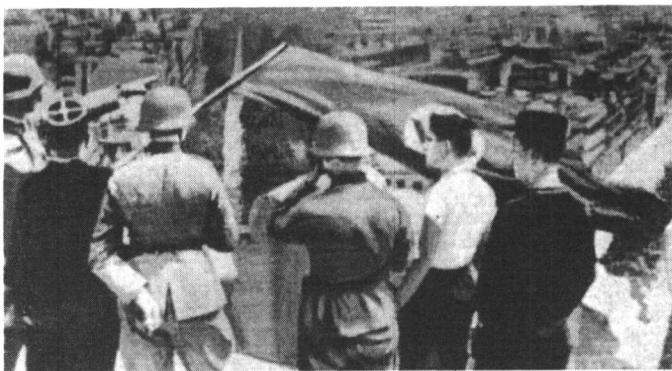


▼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后，人们只得默默接受征服者巡视这座城市的场面。

▲在1940年1月30日希特勒曾经扬言，当时的法国总理达拉第会很快“见识德国和奥地利军团的”。奥地利军队在协和宫的照

片让人回想起了希特勒的叫嚣。图中显示了另外一个出现在广场上的不速之客：纳粹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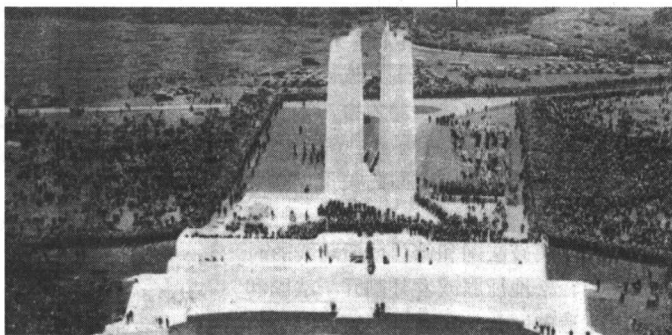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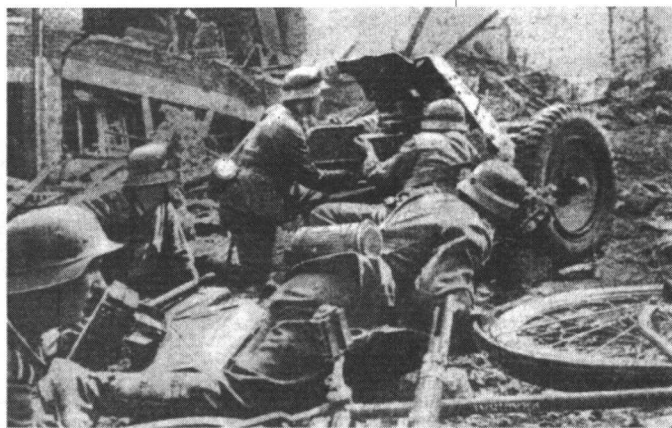


◀法军在德军大举进攻之前从阿威尼斯-勒-奥伯特的主要街道上溃退的令人沮丧的场面。出故障的法军坦克几乎堵塞了道路。

▼在被自己炮火摧毁的一个比利时小镇上，纳粹部队架起了一门37毫米反坦克火炮。

▲更有甚者，许多德国军官还在法国宪兵的陪同下登上插着纳粹党旗的凯旋门俯视巴黎。

希特勒胜利登临对加拿大充满神圣意义的魏米山地



加拿大陆军在1917年4月取得的一项最为辉煌的成就就是攻克了魏米山地，后来在这个山脊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正如英国国王爱德华形容的那样，“这里如同加拿大本土9个省的每一寸土地，也是属于加拿大的。”这座纪念碑纪念了60万加拿大远征军中6万名阵亡的士兵。顺便提一句，这个数字恰好与1940年6月法国败降、法兰西战役结束时200多万法军中阵亡的人数相当。

▲图为该仪式的飞机航拍场景。

▲爱德华八世国王在勒伯伦总统的陪同下，为魏米山脊上的加拿大国家战争纪念碑揭幕。



◀4年之后，在纳粹获得法兰西战役胜利之后，希特勒在凯特尔将军的陪同下参观了这座纪念碑。

▼这张来自德国方面的照片显示，莫伯日的保卫者在该城陷落之后正被德军当作战俘押送出来。德国人承认，不仅这个要塞，而且整个城市都进行了顽强的防御。

纳粹是如何突破法国要塞防线的

从遥远的古代以来，人们一直通过据守要塞来对付围困、抵御强大武器的进攻。尽管欧洲历史上所有重大战役都表明要塞在猛烈炮击下往往无能为力，军事工程师们还是一直在殚精竭虑建造这类设施。下面就是来自德国方面的关于攻占莫伯日的故事。

德国在突破法国和佛兰德斯防线的时候，相当轻松地征服或者分割开了法国和比利时建造的巨大的要塞群，这真是一件出人意料之事，因为这些要塞正是为了阻止纳粹的前进而建造的。军事工程师们自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汲取了经验教训，要把这些要塞建得“牢不可破”。他们采用了民用工程的最新材料——大量使用坚固的钢材和混凝土来建造；还在地下深处修建了带有通风和空调设施的房间，官兵们可以在那里安全的呆上几个星期之久；在要塞的火力方面也使用了大量最先进的装备。这个要塞体系设计的意图



是在交叉火力下，每个堡垒都可以支援邻近的堡垒。事实上，他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来巩固这些要塞。

要塞的思路还被推广应用于整个法德前线。法国建立了马奇诺防线，德国建立了西壁。在法比边界上绵延着一条稍次一级的防御带，被称为“半马奇诺防线”，这也是一条为了确保法国在纳粹面前安全的防御工事。

在马奇诺防线的沿线是一系列已经存在多年的要塞，它们都经过专门改造。莫伯日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要塞于1914年8月25日被包围，9月7日投降；在这期间它拖住了德国第7后备军，但是在它投降以后，

德国只用了两个营来守卫这个要塞，而这个军的其他部队全都被投入到对法军的进攻中。人们原以为改造一新的莫伯日要塞这一次的表现或许会好一些。

对莫伯日的进攻

纳粹在确立了跨越默兹河与艾伯特运河的马斯特里赫特诸桥的通路之后，开始向前推进并包围了列日，在拿下了几个要塞之后，他们继续向南方前进，随后转向西进，在取得突破之后，爆发了“突出部之战”。

莫伯日当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个要塞作了长久抵抗的话，那么后来的历史进程也许会完全不同。莫伯日城终于被强击部队攻陷。德军飞机摧毁了法军想用来抵御敌人进攻的坦克。

德军的炮火朝要塞猛烈开火，飞机投下了大口径的炮弹。在炮兵的掩护下德军强击部队悄悄逼近。轻炮兵和重炮兵利用地形起伏以及树林的掩护，得以靠近到防御体系的一英里半径之内，并且最终打哑了各主要堡垒。轰炸把大多数带刺铁丝网都炸平了，步兵和“突击队”以及工兵一道靠近了堡垒。

他们看到了惊人的破坏场景。巨大的混凝土城墙像果壳一样裂开，露出了起加固作用的钢筋。堡垒的炮塔——它的外面有11英寸厚的装甲板——被打得千疮百孔，活像一块奶酪，并且被巨型炮弹轰得七扭八歪。

那些继续抵抗的堡垒和哨位受到步兵的攻击。守卫者如果不立即投降的话，工兵们就上去对付他们。工兵用沙包堵住入口，在上面放上大量炸药，随后引爆。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们就在墙壁上凿出小孔，用达纳炸药摧毁整个建筑。所有的边远哨位都被彻底消灭，马奇诺体系中的这个巨大要塞投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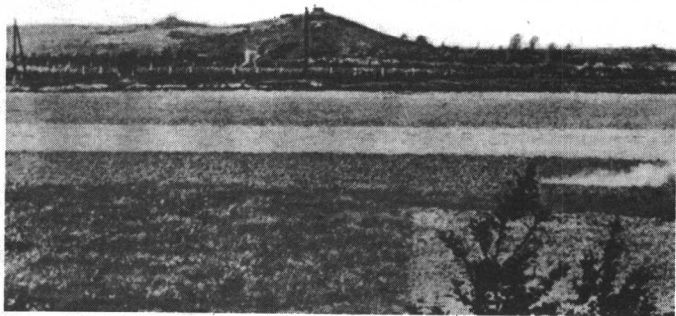
事实上，在两天以前莫伯日就已经不再阻止德军前进了。这座现代钢筋混凝土的奇迹就这样陷落了，尽管它和其他类似的建筑曾被寄予了延缓敌军步伐的厚望。

看来法国人民似乎是被这个“马奇诺废物”所累，陷入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之中。借用心理学的一个名词，正是这种“深居心态”导致了这个法国国防的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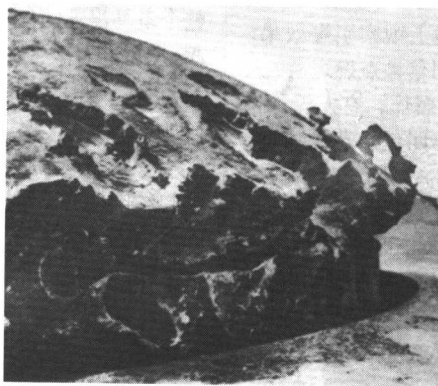
溃。

堡垒被纳粹炮火“像果壳一样”击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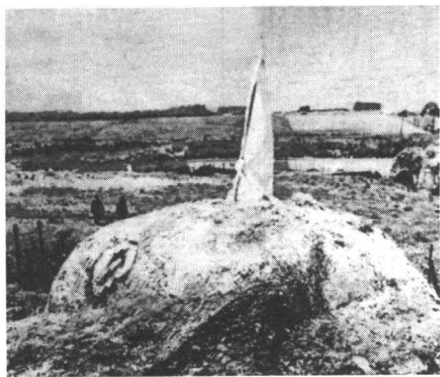
▼这张照片的来源是德国方面。照片上是一个名叫德斯萨茨的偏远堡垒，在莫伯日要塞的主体陷落之后，这里仍在进行坚决的抵抗。然而，最终这里英雄的守军还是不得不投降。



◀此照片中是被大炮的炮火和工兵的炸弹炸过以后的惨象。如果孤立的机关枪哨位拒绝投降的话，那么德军士兵就用炸药把它们“像敲碎果壳一样”炸毁。



◀此照片为被德军大炮摧毁的莫伯日要塞堡垒的炮塔。据德国方面称，它被直接命中的两发炮弹打坏，其他炮火也把它那11英寸厚的装甲一块块炸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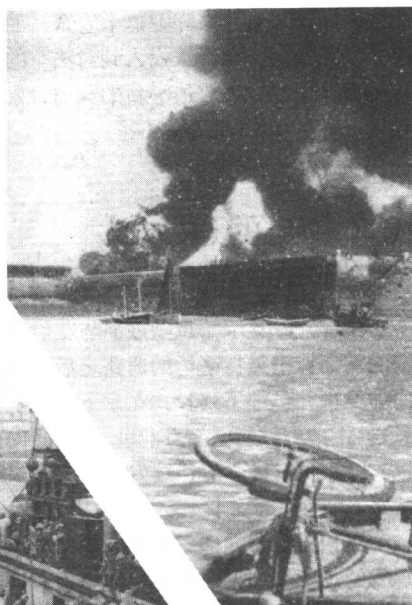
▲德斯萨茨堡垒勇敢的守军在受到压倒性优势炮火的猛烈袭击后，不得不举起白旗投降。它的大多数炮位都已无法使用，德军轰鸣的炮火完全压制住了

这里。不仅如此，守军还要面对“突击队”的疯狂袭击，而德国工兵们也做好了炸毁堡垒的准备。此时，守军不得不屈服。

圣马洛没有为纳粹留下什么东西

当德军日益逼近的时候，英军在从布列塔尼海岸著名港口和旅游中心圣马洛撤退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一艘机帆船的船主马昆德在返回英国港口之后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当英国部队于6月18日安全撤离之后，我看到整个港口被彻底拆毁了。当时有消息说德军正在迅速逼近，但是指挥爆破部队的英国军官却非常冷静。他不允许自己的部下冒任何风险——他一个人站在空地上观察引爆效果。有一次，当4包炸药的引信被点燃之后，人们肯定其中的三个已经爆炸，有人想冒险到危险地带去看一看第四包炸药的情况。这位指挥官不同意他们离开隐蔽处前往爆破点。几秒钟之后，第四个爆破点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船坞的门板被炸得飞上了天。而这位军官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掩护，他依然独自站在那里，任由各种爆炸碎片在他周围飞舞飘落。似乎在冥冥之中有神

►图为最后一艘英国船只离开圣马洛港时的情景，英军点燃的一个油库火焰飞舞。



◀图为从港口拆下的设施被装进卡车送上轮船。

灵保护着他。”

德普莱特伯爵夫人高度赞扬了英军爆破部队在圣马洛的工作。她本人先从比利时撤出，在德军入侵的时候在法国进行红十字会工作。她最终乘一艘英国小艇离开圣马洛前往布雷斯特（法国西部的一个海港）。伯爵夫人说，“在经历了法国境内的种种恐怖混乱场面之后，看到圣马洛的英军官兵那样从容镇定地执行任务，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尽管德国人就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但英国人还是彻底完成了摧毁整个圣马洛港的任务。他们炸掉了所有东西，这个港口至少在两年之内无法使用。我们还听说英国人把瑟堡港也破坏得无法使用了，他们毁掉了那里的所有港口设施……法国非常缺乏组织。英国在这一点上与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每个人都非常镇定、遵守纪律。”

波兰人坚定地 与英国站在一起

斯科斯基将军在1940年6月24日从伦敦向波兰人民发出的广播讲话中宣称：“此刻，我军的大部分部队已经安全地从法国撤出，正在大不列颠海岸登陆。我愿在此以波兰共和国的名义庄严宣布，在不可被征服的意志的鼓舞下，我们将继续与强大的大英帝国并肩作战，去争取一个自由独立的波兰。对于英国军队以及和他们兄弟般密切相联的波兰军队来说，一个武装斗争的新阶段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位置仍然处在战斗的阵线里。我们将履行我们与大不列颠的同盟责任。波兰民族将与德国战斗到底。参加法兰西战役的波兰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的勇敢精神赢得了朋友的赞赏和敌人的敬意。波兰是敌人侵略受害者的第一个国家。今天，虽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困难，她仍是大不列颠的忠实盟友。我们对胜利的信心毫不动摇。大不列颠继续战斗的钢铁意志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坚定的和她站在一起，我们必将胜利，为你们，为整个欧洲带来解放。”



◀斯科斯基将军从法国到达伦敦之后重组了波兰军队，并特意拍下了这张照片。

▼国王欢迎波兰总统拉斯基维茨，他于1940年6月21日离开法国南部抵达英国伦敦。在法国的波兰军队最终乘坐两艘搭载有难民的运输舰撤离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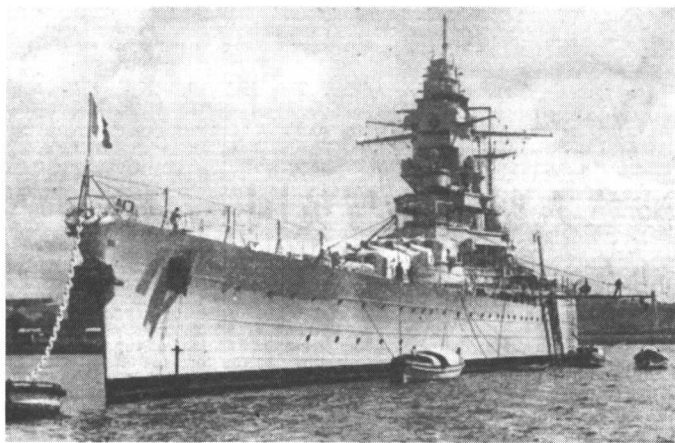


◀其中的一艘运输舰停靠在英格兰西部的一个港口，人们从舷梯上鱼贯而下。

▲尽管一再遭遇厄运，但是他们的精神依然很好；波兰是一个爱好音乐的民族，他们到岸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两架手风琴伴奏下唱一段即兴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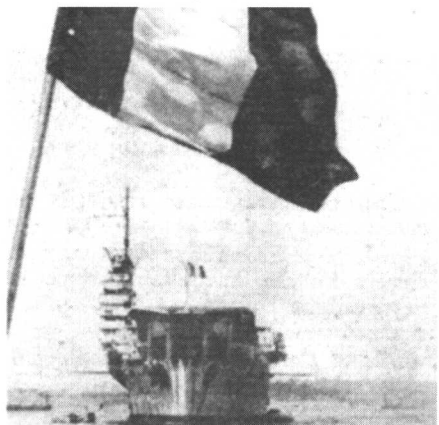
▲贝当：他挽救了巴黎，却丢掉了法国。



▲“敦刻尔克”号战列舰是法国新建成同一级别的两艘军舰中头一艘下水的。她的排水量达到2.65万吨，航速达到29.5节，满载成员为1381人。她的主要火力系统为8门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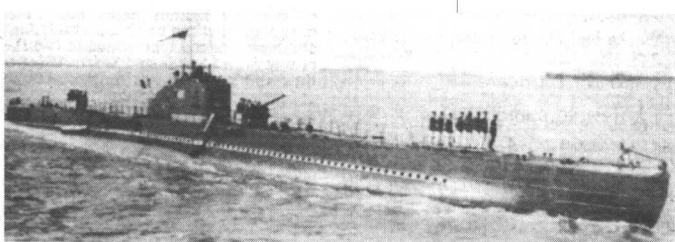
英寸火炮。她于1935年10月建成，战争爆发前夕，她的姊妹舰“斯特拉斯堡”号也加入了法国舰队。在7月3日奥兰港的战斗中“敦刻尔克”号遭到重创，以至于她不得

不退出战斗数月之久。“斯特拉斯堡”级的另一艘战舰在搁浅后被击毁；还有一艘在逃离港口后被一枚飞机炸弹击中。



▲图为法国的航空母舰“巴约纳”号。她的排水量为2.21万吨，可以搭载40架飞机；她原本是一艘战列舰，后来于1923年至1927年期间被改造为现在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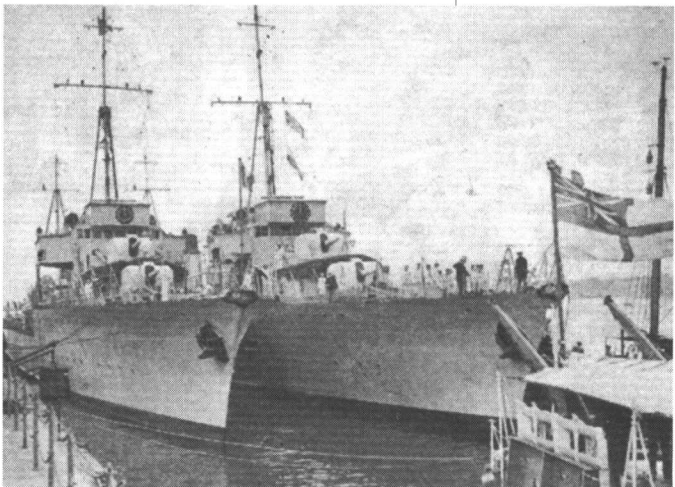
▼图为“乔治·雷格”号小型巡洋舰，她还有5艘姊妹舰。她的吨位为7600吨，主要武器包括9门6英寸火炮以及3.5英寸和13毫米防空火炮和机枪各8门。她还拥有飞机泊位，可以搭载4架飞机。航速为31节，满员540人。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在潜艇方面处于领先，她有78艘潜艇，而英国海军只有57艘。图为“亨利·普恩加莱”号，她是30艘“敬畏”级潜艇中的一艘。她的水面排水量为1384吨，装有11只21.7英寸

鱼雷发射筒。满载成员67人。这一类型的潜艇非常成功，因此造了30艘。

▼图为两艘法国驱逐舰“查卡尔”号和“美洲豹”号，她们都为2126吨。这是战前她们访问朴茨茅斯拍下的照片。英国的白色军旗当时恰好在她们前面飞舞。



来自“对跖地”的本土防御力量

6月底几千名澳新军团士兵——这个名字因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先辈在加里波利和索姆河的英勇表现而获得了不朽的荣誉——在不列颠登陆，保卫他们的母国。

“战争在哪儿？”一个高大魁梧的澳大利亚人刚从运兵船上下来，双脚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这样迫不及待地问道。“这里在打仗吗？”新西兰人在靠近码头的时候也这样嚷嚷着问。就这样，这些来自英国“对跖地”的繁华都市和偏远乡村的戴毡帽的大个子们成群结队地涌上了岸。他们体格健壮，装备精良，充满了自治领人民特有的高昂热情——正如自治领副大臣杰弗里·莎士比亚在欢迎词里说的那样，“当人们得知这样一批战士到来的时候，每一颗心灵都会受到震撼。”他然后精采地说道，“我为你们的敌人遗憾，我祝贺那些有幸和你们并肩战斗的人们。”

几个星期以前，他们告别一大群欢呼致敬、依依不舍的人群，离开地球另一端的



◀ 一个新西兰人找到了一位自愿当他向导的英国信使。

港口启程。在英国皇家海军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海军的护航之下，他们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航程。正如一位军官所说的，“我们一路上没遇到任何麻烦，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欠海军一个大人情。这一路上我们都是敌人的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敌人就是不敢来攻击我们。统治海洋的是谁，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在非洲西海岸顺访了开普敦和弗里敦，在航行了大约1.2万英里后抵达英国，这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刻。船一到岸，英国国王就发布了一封欢迎信：



◀ 维克多·布兰科是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应急部队成员，可以说他是从大洋海底赶来战斗的，因为他以前是一个采珠人。照片中他正在跳战争舞。



◀ 澳新军团上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图为澳大利亚人正在仔细读报。